



譚子化書

鹽邑志林第十三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鐘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

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蹠

盤跚蘇干切

之質此倏也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

體剝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鬼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

跣部田切

趾可以割陷吻可

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
或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
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鬼
心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
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
由形之有疣苟無其疣
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
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
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
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
變之是故粉巾爲兔藥
石爲馬而人不疑其言巧
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
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
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
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
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
是我本不飢而自飢之
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
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
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
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
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
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
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
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
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
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
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
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

虛可與道俱

螿藏

物有善於螿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
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
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
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
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
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

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以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
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以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
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
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
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
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
以知形氣諂我精鬼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
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

虎純儉不可襲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
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
口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
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
牙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
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
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
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
凡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
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
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
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鑿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
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
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
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
人不見影斯爲驗也是知
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
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
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
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
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
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
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
明而無咎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有懼菽醬若蝻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讓揖讓化陞降陞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本蕩化聚歛聚歛化欺

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爲奸詐使民爲淫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菹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

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
爲萬不謂不足聚而爲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
鳧鳧夢飛屐齒斷蚓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
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
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蟾虺營盜人蟲生
蟾虺者腸中之蟲也博我精氣鑠灼我鳧鳧盜
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
必頽天其頽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蟾虺將安守

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虫蝕木木盡則蟲
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鳧鳧薄滋味禁嗜慾外富
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蟾虺死而我長生奸臣去
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
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
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
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
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

爲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死不得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化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哀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
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
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
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
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 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
由情愛相接 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夫其道
以合天地虛 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

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怡怡兮不
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 若一氣之和合
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
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
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 聲耳非聽
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 滿之耳小
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
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 導神神導

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許緣切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啾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術化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

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爍氣之所搏頑嚚爲之作小人由是知鈇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竇

水竇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心心得之

於象陰爲陽所伏男爲女所制剛爲柔所剋智爲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鬪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魍魎

魍魎附巫祭一本作癸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鬼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整
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
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
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
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
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
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
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
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
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
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
寸之機一日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
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

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
可以反覆

心變

至姪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
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
剛憂者其形感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田是知顧
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艸木
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
慾氣之所屬無所不有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
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
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
爲珠玉之房

蠟螭

夫蠟螭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
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
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
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鬻面而矬昨禾切足蠻夫而羌婦其子物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茸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蟾螭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

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盜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兩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爲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條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瓠篪之音則背脊凜森上聲搥鼓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

電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
用樂之術也甚大

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
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爲火同於水者
化爲水同於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爲
金石唯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與虛皇
並駕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
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
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
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
至怪陰液甚奇液一作陽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
爲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燧金磁石不能取
億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
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鳳一作之榮其
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六情

德化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靈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遊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

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壽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

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窻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

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
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
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
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
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背衆鳥不賓君有奇智
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
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
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
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
者好聚歛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
踞一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
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
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人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
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

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臺一作尾龜策占吉凶也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柰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爲城郭奪民之食以爲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策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心懼國不足守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

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
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
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
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
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
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惟禍益拙在用
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
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
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
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
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
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
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爲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
者爲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

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讒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勿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本徇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正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爲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恕之飲愈欲飲是故抑

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道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覆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云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卽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竒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爲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仁化

得一

曠然無爲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

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
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
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
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
均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均於金禮明白之謂也
故均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均於水信愨然之謂
也故均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
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
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
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
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
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
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
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
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
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鼻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

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會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杙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不必享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爲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兎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睡焉得仇讐不有賞勸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扁鵲

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騫之象若皇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

思貞人之常也

鳳鳴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非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已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已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

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辨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烏啄之脯菘蓆浪之膏冶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彊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真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止鬪

止人之鬪者使其鬪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鬪者預其鬪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改心不可伏而伏

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
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蘊毒者則交臂鈞指象之爲符是
故若天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
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
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
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爲萬物別之爲萬態
教之蹈舞非蹈舞也使之禱非禱祝也我既寡
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無情也而罪禮之

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
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
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
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
德自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食化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

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
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
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
蠶告終而縲葛宁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
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
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
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王之蓋樂所饗也
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
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
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
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
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
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
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
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
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綵取之不
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
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
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
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
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覲其生以斯爲類
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世也又不肯矜人以
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
害也如是而金邊玉筮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
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
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慾之愈不
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
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
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爲痛飲醇酎者噉腸嘔
胃不以爲苦饒嗜者由忘於痛苦飢窘者必輕於

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爲是以主者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迫者天下胡爲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譏譎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爲富冠冕旌旗不足爲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殮享烏鳥烏

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
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羣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
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
穴池構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
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
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
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忌而民噉飢謂之瘡比餓
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大鮑魚與腐屍無異鯀鯀
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
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
興亡之機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藪竊之行雀鼠所以疑
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
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
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

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剗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
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
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
鴟鵂可使之死鬪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
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
敵國可使之自援益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
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
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

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
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爲之化

王者

獵食者母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
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飭
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
百萬之百萬如呷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
怨在於上利歸於衆咎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
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鴟鵂

有智者憫鴟鵂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斃蟲謂其
爲蟲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憊之屍值
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
之則其爲人不若爲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
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
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
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
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
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
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
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儉化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
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
於忘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
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
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
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皆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負輕則民負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獎之有

民情

且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刺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陞民耻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窳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

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
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
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
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
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滯墮以禦
之陳祭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
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
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

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
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
闈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
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
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
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

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
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
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
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
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
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
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
姦蠹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

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
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
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當富奢者好親人
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
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
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

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跡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口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山敬師友窮理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爲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駟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豐音問破也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斃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
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
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
道也益者損之肯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
利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寔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
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
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爲之文

譚子化書

終

許梅屋樵談

鹽邑志林第十三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礪雲崖和樹聲苔泉
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
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
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

憂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瓿裂史粘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穿
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
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汙與
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
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
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懼奴僕視

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
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
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
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
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

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
士剝精鉢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
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闔金闔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
爲不全之書是遭無談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此瘦役與臺不義而
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

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
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
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
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僂真僂也不求真僂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
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

心是堯舜返魂周公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泊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

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

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

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中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中鷓鴣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

其託勲成烈中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

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

葦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

未必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裘珍瘞身列艷靡

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

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

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
富私一家也



魯應龍閑牕括異志

鹽邑志林第十四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編輯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里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為展武縣後陷為湖柘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漢安帝二年又陷當湖是也移故邑城為故邑縣又移於海塘為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

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有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當湖自湖晉至界涇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應有二况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

名今止以上下十八都爲定云耳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水遂陷一

昨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墓於蘇州海鹽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曩歲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鏈長不計及舟滿幾覆懼而棄之或云繫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聞有於其中髣髴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

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
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
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
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
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栢間祀
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
海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
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
魯氏家事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

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暝霧四合卒
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
有禱輒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發源久
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
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
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
輒愈由是汲者禱者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
一水則必令請者禱于神得筮杯吉然後汲水并
以小黃旗加之自上自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矣

古老相傳當湖初陷時白沃使君躍馬疾走不及
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今此地
獨高後人于此立廟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
沃廟也

德藏寺本寶興寺唐會昌元年置光啟初廢後唐
清泰中鄉民丘邵卽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名
時改寺爲

宮

宮建炎復爲寺寺有雨華亭 寺有水陸
齋壇往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
瑞花故花儼然可睹亦一異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
弊甚住持僧智祥力鳩衆緣爲之僅成規模其中
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啖之
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卽愈
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爲之打供僧徒得

以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經號齊景公廟
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景公遵海而南觀於
轉附朝儻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
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
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祔于嘉興縣東界

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

呼石佛寺寶一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間可以通軌漁舟夜艤水滸遙

見有光燭人意謂必窖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

井片長六七寸兩目各有方竅相入兩面皆有手

掌紋極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

時陶人手法為之耳兒童爭鬻于市或取以為硯

清潤細膩可愛余嘗得片磚為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宣義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

地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

夢一婦人請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

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

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剎以來將踰百

年林木塢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笋數株
莫不嗟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豈物
反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正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
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
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
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
蠓蚋不可計從樹中行於日不絕蓋此煙卽此所
成不知何異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
水瀾湯時盜多竄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
成荒蕪其中有穴如瓦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
內時有人見之或偃臥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
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
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
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
有石板蓋覆甚固啟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
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
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異物蓋不遇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一十五

里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即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關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無異留題者甚多示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于壁以紀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鬪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齊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躋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闕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德藏寺前鍾異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鍾時有匠者云此鍾未

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恠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旣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

應瑞

者董糟丘將幡書

徧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

取以爲見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亦謂之

二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

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
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
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
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
之光透出乃脫褻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
之獲數萬緡

輿地志秦置海鹽縣王莽改爲展武縣縣陷爲湖
湖中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
爲神卽此祠也荆公詩云柘林著湖名菱葉蔓湖

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
知津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之子也

宗禮卽達之

乙卯與余友

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
賦魁實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
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
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鴈塔也汝何人輒登此
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全
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
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螯撲賣湘一撲五

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
及榜出乃為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強求也此如
西宮真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真人呂翁像極
端嚴乃會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
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
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僊道變化之驗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
忽悟真空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
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
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

遂踟躕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嘆羨
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
婦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轎無侍女手執黃羅
裙直入其堂且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
篝燈披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
人視之乃

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屋數間方知婦人之
恠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

數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篙時時於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蓋防顛溺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竈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園者以種圃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糞土中有聲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轉而貨易爲他人所發聞于官備極笞楚半爲他人所得今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猫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

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
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于
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
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
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蔭庇或云此地
元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鞫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
則出矣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
有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
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

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
捨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
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
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宏有海濱業戶某
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
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
未出海時先夢人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
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
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

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用鬻家貲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條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久波濤衝嚙盡爲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海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每歲沙岸

何止數尺十八條捍海崗岸無一存者

縣治去海無三百步而獨山一帶歲歲鹹潮透入

可以曬鹵耕種者苦之前政史宰亞卿親督畚鍤

移入數百步別築一塘謂

古嶽瓦盎及鐵劍役

夫得之以爲

奇舉手皆粉碎

秦始皇時有望氣者言東南有

天子氣故也海上所至埋金寶以厭勝之今故

邑近海居民多掘得古物

當湖南北十二里東西六七里東南則通故邑西南則近海鹽其東則廣成其北則華亭接境舟楫便利無間斷地迥村遠

吳地志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隨之牛入山
穴鑿山而入山頽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

陟

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

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

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

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

如風祝曰汝何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

令入浴易新

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

念父母妻子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

乃自在書館山

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

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

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僊翁豈

得知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

白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

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

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

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攬龍事告太守以

長繩繫虎骨繩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

遶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異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

焉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
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
之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既久遂出爲恠或夜出叩
人門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
有膽勇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二石孩兒徐徐自
橋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恠
遂絕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蘇秀大擾
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
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
見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
所事常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
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
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
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
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
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畧無所
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醬一瓮
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偽日以鹹水及碎
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折
折而夫婦正臥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畧
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偽何緣鬪一真時間謾得
面前人生男種女多喑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
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搗鱉
爲業每搗鱉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鱉然後出賣每
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

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
雷斧之下嗚呼龜鼉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
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
旣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
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
不戒哉

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
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
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云再三牛忽驤首
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

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槍杖叫噪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縉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蠟墓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

金蠟墓也

司灋曾伯祖行恕非負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留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於寺之夾衽下衆鎗攢刺命在頃臾默禱伽藍神資善興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於靈雲祖塋司灋生主薄果主薄生知縣季頴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鄒灋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

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鬻之者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斫以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燂治之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燂而身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以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

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主活受鑊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而責之每以妾言荅云實負妾錢累欲償輒爲官事所蕩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卽掉尾而前白是聞呼卽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恃頑抵賴主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

成就收割固穀於柴積之側遮隱無蹤依然入官
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
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藏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
忽日午間天宇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
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
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
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者道服手持
數珠而出主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

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
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
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隲天未遽奪汝壽汝今還
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已營私不可
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
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蔣十八居士與其妻廿二孺人日誦大乘經斷除
嗜欲積四十年同日洗漱更衣焚香書頌而終居
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
諸幻旣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旣無障

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
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
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
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
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
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
禮污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
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
出於卒伍固無足恠吾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

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
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
人之淫奔無耻者視此獨不覩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

徙居東

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
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
南販到栢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掙
如箋香片子與蕃香相和上甌內蒸透以米湯調
合墨水用茆帚蘸墨水就甌內翻灑此香遍班取
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在

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卽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擔起黃翁連拳歐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寤悲泣言及諸子旣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熏蚊虫藥爆少火入印香籬內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用水澆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卽欲出戶逃命奈何遍室燈灺而不能出避須臾人屋一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倒衆卽扶持氣已絕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廢木

爲真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卽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杯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與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上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鏡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云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醞以麴藥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寃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

出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雷電果息

惠州一娼震死於市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震死此女蓋偃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

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蠶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卽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僻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賣牛粧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以償金色至曉兒醜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為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

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礫石號雷公墨光瑩如雪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荅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

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偏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

而死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卽嘔用火鑊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

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
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
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
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荅曰有
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
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
獵獵馳驟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且行且荅曰道
場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
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拜
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而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
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叅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
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
沒世言元度乃木义後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
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
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呪人能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
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亦不犯正若呪

臣必不行召僧呪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斫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則鞭陽石皆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率銳來謁病癱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

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替代云

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反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